

87版与10版《红楼梦》电视剧对比研究

陈林夕

摘要 | 87版电视剧《红楼梦》之所以得到比10版电视剧《红楼梦》更高的评价，一方面是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呼应了尊重传统文化，普及古典文学的时代需求，分享了小说原著的光环。同时，10版电视剧《红楼梦》过度追求泛娱乐化，作品中存在诸多硬伤也是重要原因。比较87与10两版《红楼梦》电视剧的不同有助于认识古典文学名著电视剧改编的方法与价值。

关键词 | 《红楼梦》；电视剧；改编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四大名著之魁首，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具有巨大影响力。此外，《红楼梦》情节跌宕起伏，人物个性鲜明，细节描写丰富且逼真，对古代生活场景写实而细致的描写天然具有古雅的表达效果，因而具备了改编成表演艺术的良好基础。所以，自小说《红楼梦》问世以来，各类依据小说改编的艺术作品也是层出不穷，从手抄本到刊印本，从曹雪芹原著到其他文人的同人创作，再到戏曲创作和影视剧改编，这些作品的客观存在使得“红楼梦”一词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部小说的标题，而是成了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和再创造空间的文化IP。相

应地，对《红楼梦》的研究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小说的研究，而是应该将各类根据《红楼梦》小说改编的艺术作品，包括戏曲、话剧、电影和电视等，也都纳入研究视野。

将《红楼梦》改编成戏曲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至清乾隆时期。《红楼梦》小说第一次以印本的形式问世是在清乾隆五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91年。仅仅在一年之后，钟振奎便因为“哀宝玉之痴心，伤黛玉、晴雯之薄命……乃成为《葬花》一折”^[1]，

[1] 阿英：《红楼梦戏曲集》，中华书局，1978，第113页。

这也是《红楼梦》第一次被改编成戏曲^[1]。此后,根据《红楼梦》改编的戏曲日益见多,《红楼梦》的影响力也从小众的文人群体扩散到了更广泛的民众群体。自20世纪初西方的电影艺术传入中国后,以《红楼梦》为底本的改编的电影也是数见不鲜,但直到电视机在中国得以一定程度的普及后,根据《红楼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才逐渐出现。1975年,香港TVB拍摄第一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拉开了《红楼梦》电视剧改编的序幕,而198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红楼梦》(以下简称87版《红楼梦》)的播出更是在我国大江南北掀起了收视热潮。时至今日,87版《红楼梦》依然被大众视为最优秀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而2010年由李少红执导的《红楼梦》(以下简称10版《红楼梦》)则被认为远不及87版。为什么在大屏幕彩色电视早已普及,网络平台使观剧更加便利,而且电视拍摄技术更为先进的21世纪拍摄的《红楼梦》电视剧反而不及20世纪拍摄技术有限,而且广大观众主要通过黑白小屏幕电视收看的剧集?这一问题无疑是值得电视剧从业人员和学术界关注和思考的。对央视87版《红楼梦》和10版《红楼梦》加以对比研究,无疑能为我们思考怎样的电视剧才是观众喜爱的电视剧,怎样的电视剧改编才是优秀的电视剧改编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创作背景的不同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刚刚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的第一个十年,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精神产品的需求依然处在高涨期,仅凭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已经难以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古典文学的电视剧改编便被提上了电视剧工作者的议事日程,而《西游记》电视剧引发的收视热潮无疑给了广

大电视剧工作者巨大的信心。此时的电视工作者和观众似乎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能够通过电视剧形式加以完美呈现的,古典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不仅构成了中国电视剧的一大特色,而且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持久生命力,能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有机能动作用的一个有效例证。所以,1983年中央电视台决定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无疑踩对了历史的节拍。甚至可以说,《红楼梦》电视改编这一事件要比电视剧本身的艺术质量更为重要,观众其实是对小说《红楼梦》的认同感移植或者部分移植到了电视剧《红楼梦》之中。87版《红楼梦》的这一特殊的历史境遇是无法复现的。与之相比,当10年版《红楼梦》播出时,观众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电视剧本身,且不论剧集本身质量如何,起码它是无法分享小说《红楼梦》所具有的光环的。由是观之,20世纪80年代其实是古典文学名著电视剧改编的黄金年代,而今天的中国电视市场已经无法复现当年的时代需求和观众接受心理。其实,不唯《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三部小说名著在21世纪也有新的电视剧改编版本,但观众对它们的评价普遍低于对20世纪末播出的同名电视剧的评价。今天的电视剧创作者在选择改编文本的时候,更倾向于已经在当代读者中拥有一定阅读基础和较好评价的网络文学作品,对众多已经翻拍或者尚未翻拍的古典文学名著,其实也算是一种务实

[1] 有学者认为孔昭虔的《葬花》是第一部改编自《红楼梦》的戏曲作品,因为该戏曲正式登上舞台的时间早于钟振奎的《葬花》,这一说法有待商榷。因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是将文本由小说形态改编为剧本形态,而非将《红楼梦》以戏曲形式在舞台上加以演绎。

之举。

40年前，中国电视行业正处于起步阶段，电视节目数量有限，亿万观众是在同一时间段观看同样的电视节目。这种单向度的影视呈现模式用今天的眼光看无疑具有很多缺点，例如缺少互动，缺少对受众心理的深入了解，受众无法选择其观看内容与观看节奏，等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那时的电视剧创作更能体现创作者，包括导演、编剧和演员等对作品的理解与个性化的演绎，更加接近于一种纯粹的艺术品创作。而且，众多观众在同一时间观看同一部电视作品，这种行为模式无疑具有一种仪式感，这种带有仪式感的观剧行为不仅使得作品先天被蒙上了一层光晕，而且也召唤着观众的集体参与，创造了大众的共同话题。这也是87版《红楼梦》具有的一个先天优势。

当时，影视对社会的影响力广泛而深刻，即便是今天的热门剧集也难以望其项背。更关键的是，当时的影视创作并未受到市场资本的严重干预。因此，87版红楼从导演、制片到选角、服化道，都是花大力气且慎重而行，不用考虑资本回报周期和资本回报率等今天的剧集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导演王扶林接到拍摄任务后，首先是用一年的时间精读《红楼梦》原著，该剧的编剧及顾问团队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王昆仑、王朝闻、沈从文、成荫、林辰夫、阮若琳、启功、吴世昌、吴冷西、周扬、周汝昌、杨乃济、杨宪益、赵寻、钟惦斐、曹禺、蒋和森、戴临风、朱家溍、吴祖光……几乎汇聚了当时全国的所有红学大家。简单地说，87版《红楼梦》是被当成作品来创作的，而包括10版《红楼梦》在内的众多当代电视是被当作产品来做的。关于87版红楼的拍摄还有一个经典故事，剧组在寻找地方政府共建“荣国府”临时外景基地时，时任河北正定县

委书记的习近平马上派人联系，而且双方很快便达成合作协议。景区1986年顺利竣工，1987年当年有130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旅游收入1761万元，开创了旅游业“正定模式”。这些事例无疑从多个层面反映了全社会对《红楼梦》拍摄的重视和支持，也注定了87版红楼必将成为经典。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影视行业的商业气息逐渐浓厚，而商业介入对于经典作品翻拍显然弊大于利。为了适应最富有购买力群体的接受需求，10版《红楼梦》的编剧多为70后和80后。从作品最终呈现样貌来看，编剧团队不仅对整部剧结构与细节的把握很明显力有不逮，而且显现出一种明显的焦躁感。他们似乎渴望颠覆87版的“固有印象”，渴望展现创新精神，但这一行为在实践层面却显得有些滑稽。2007年北京电视台推出了“红楼梦中人”的选秀活动，虽然这场选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剧在大众中的传播力度，但其评选过程过于娱乐化和商业化在当时便引起了公众对于创作团队能够沉下心来做好这部剧集的担忧。选角后主创团队对演员专业素养的培训，以及对原著的理解也正如观众所担心的那样，最终草草了事。随着消费主义将公共批判也变成交易的环节，舆论的客观公正性也随之而丧失。泛娱乐化下，“明星”广受追捧，为了直接引起观众的兴趣，只注重“豪华”阵容排场，而不注重选角是否尊重原著。以贾元春选角为例，虽然元春在作品中出场时间并不多，但87版的元春不仅珠圆玉润，饱满端庄，符合这一人物形象应有的皇妃气质，而且也完满再现了原著对元春“眼如水杏，观之可亲”的描述，而10版元春的选角却与原著相差甚远。对于电视剧创作而言，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是必须的，但发展必须是在传承的

基础之上完成的，连“扬”都没有做到，何来“扬弃”？

二、作品内容的不同

除了创作背景之外，两部电视剧本身的艺术呈现也有很多明显的区别，以下选择两部电视剧中一些片段来具体探讨。

首先，在台词方面，87版充分尊重原著，人物台词基本就是原著中人物所说话语，但10版对人物台词存在诸多问题。哪怕是从基本常识的角度看，10版的台词就有很多硬伤。例如元春在省亲时对家中女眷说：“今儿个娘们一会”，此处的“会”是会面意，87版台词无误，但在10版中被念成了“娘们一会儿”，一个儿化音使得“一会”变成了对时间的描述，可谓大谬。此后，元春更是将“蓼汀花溼”四字读错两个。这里只是以元春省亲为例，整部剧集此类纰漏可谓是数不胜数。对一部家喻户晓，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最高水平的名著的改编出现这种常识性错误，属实是不应该的。

在演员表演方面，紧接上文提及的元春省亲这一集，10版中元春初见祖母等人便脸部抽搐，似乎想要极力诠释“思念之深”，其他众人的反应都毫无惊讶惶恐，就那样让身着黄衣的贵妃给她们结结实实下了跪，似乎众人都是在照章办事。而87版中元春碍于封建礼法，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极力的克制，能看见在眼眶中泪光闪烁，之后由贾母王夫人两位诰命夫人搀扶着进的门。进门后，元春半跪时贾母和夫人连忙跪地，始终保持身位低于元春。这一描写在原著中并未提及，但却是文中应有之意，将众人对礼法的遵守和心中难以掩盖的亲情完美地表现出来。后一段，87版元春与家中众人照面时，王熙凤盯着元春华贵的头饰、贾母泪光闪闪、李纨形容枯槁但保持笑意、惜春则有些少不经事的好奇、探春则有

些欲言又止。仅一个画面，所有人物的特点、心理活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缺少了对原著的仔细钻研，缺少了对传统文学的深入理解，缺少了对演员的指导与培训，是无法拍出这样的精彩片段的。

在镜头与场景方面，同样以元春省亲为例，87版中不仅分配了大量镜头给浩浩荡荡而又井然有序的围观民众，又特意表现了灌木上挂的各色小灯笼以及高举的金孔雀扇，尽管受到拍摄水平所限，无法展现宏大的场景，但电视剧通过这些细节的呈现，依然展现出皇妃省亲的排场之浩大。按说10版《红楼梦》完全可以通过更多的拍摄手段和后期制作再现出场景的宏大，可该剧却偏偏过分注重剧情对话，忽视了对故事背景的渲染，对场景细节的展示更是非常潦草，无意中放大了自己的短处，却忽略了应有的长处。

在音乐方面，网络上对于10版红楼有“红楼聊斋”的戏称。这种说法一方面是基于电视剧略显诡异的色调搭配和服装，化妆和道具，另一方面，配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诡异的变调音符不合时宜地加入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中古调式音阶本就带有神秘诡异感，用在太虚幻境、宝黛日常打趣等处实在过于违和。音符理应是链接小说与影视、连接古代与现代的桥梁。为87版《红楼梦》谱写了大量配曲的著名作曲家王立平曾言：“如果说作品的酝酿和创作恰似怀胎和分娩的话，《红楼梦》是我的一个难产儿，为了《红楼梦》我实在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太多的感情，所以对这部作品有着不一样的感情。”^[1]艺术家的苦心经营孕育了不朽的艺术之花。《枉凝眉》《葬花吟》

[1] 郑茜：《世界在歌声中听见了你：作曲家王立平印象》，《中国民族》1996年第11期。

《分骨肉》《晴雯歌》等经久传唱的歌曲，在老版红楼中总能充分烘托起氛围：大宴置办时高昂的《晴雯歌》；《分骨肉》响起，探春一袭红衣缓缓下跪，只一句“奴去也，莫牵连”；宝玉在太虚幻境中听闻《枉凝眉》还不知此曲唱尽一生；黛玉葬花一首《葬花吟》肝肠寸断、惹人泪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可见，对如《红楼梦》这样的巅峰之作的影视创作的改编，首先是充分地尊重原著。创新是值得鼓励的，但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前作的优点，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而非为了创新而创新，甚至不尊重原著。要知道，创新需守正，不守正而一味创新很容易误入哗众取宠或者自说自话的歧途。此外，古典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绝非单纯的艺术改编行为，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创造与再利用。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古典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有利于唤起观众对于古典文化的重视，让大量没有读过原著的电视观众能够借

助电视媒体领略名著之美，那么，在古典文化与中国故事得到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国人已经对众多古典文学名著熟稔于心的今天，我们基于怎样的动机和怎样的目标去对古典文学名著进行电视剧改编变成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创作者，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找到明确的答案。而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释之前，古典文学名著改编便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当然，必须承认，这些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已经成了无需打造便能引起关注的文化IP，哪怕是基于单纯的牟利动机，这些作品也会被不断地搬上电视屏幕。在资本力量越来越强势的今天，希望每一个影视人都还能不忘初心，不被消费主义吞噬甚至驱使，不让资本裹挟我们的创作，在风云诡谲、暗潮涌动中，做一根笔直的桅杆。

[陈林夕 外交学院外语系]